

## ·名人手札·

## 章太炎致李根源书札七通

徐刚城

《近代史资料》第三十六辑(1978年第1期)发表有《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信》一文\*(以下简称《信》),内容为1920年至1928年间章太炎所寄予李根源书札七十九通,主要言及当时国内动荡的政局变扰、人事纷争;亦有一些其他内容:如李根源个人健康、家庭变故等。此文编者未署名,亦未注明资料来源及收藏情况,只言“信件原为李氏所藏,今据传抄本付印。其中有一部分用原信校过。”《文献》第七十六期(1998年第2期)又有李希泌先生《试析〈曲石精庐盍簪集〉的史料价值》一文,知此种未刊的《盍簪集》,系乃父李根源师友朋僚的来信汇编,时间跨度为1922年至1927年,是印泉翁知天命之岁后整理所成,计有二十八大册。此集原庋存于苏州吴县小王山李母阙太夫人墓畔阙莹村舍,后由李根源携至海上,20世纪60年代复辗转运至北京。1965年李根源先生驾鹤西归后,其家人将其所蓄字画书籍交全国政协保存。“文革”中,此集移交南京民国史档案馆(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)保存至今。

苏州博物馆资料部收藏有大量李根源先生捐赠的古籍图书、碑帖拓片。1999年在整理散乱旧籍时,发现一册章太炎致李根源信函的抄本。所有章氏来函均由抄手楷书工录于八开红格稿纸上,全部尺牍合装一册,发现时已较破损,稿纸系“中华民国十二年

“腾冲李氏制”专用笺，版心印有“曲石精庐稿纸”，边栏下印有“第某篇”。共计抄录章太炎来信近九十封，并其他章氏文字若干篇（估计为随函附寄）。时间跨度从1920年至1935年。册中部分页张右上角墨书有“庚申”、“辛酉”等干支年，但细校发现信件前后排列顺序有错舛颠倒，或为装订时失误所致。由内容可知，此册系当时寓居苏州十全街曲石精庐的李根源据所接章太炎信札，命人钞副之本。现将此本与《近代史资料》中《信》文逐一核对，发现《信》文中有七十七通亦见于此本、有二通此本未见，而苏州博物馆藏抄本中七通为《信》文所缺失。且《信》文亦有错舛之处。现谨录所佚者于下：

印泉老弟鉴：

接建章<sup>①</sup>、经孙电，朱淮（《信》文“淮”作“准”）已起解矣。虽云由邓主持，而发端终在于杨。目前只有嘱其家人速以款交仪廷，转付侍祉，即希青察。

炳麟 五月十七日

按：此函书于1926年，在五月七日章氏来函（《信》六十七）之后。查该年三月十二日章函（《信》六十五）中，有“朱淮事得馨远<sup>②</sup>复电，决在宁垣办理，惟云此事应向方督<sup>③</sup>说项。兄与方不相知，无由关说也。查方督歌电、杨如轩鱼电皆称：民国十年朱为杨部团长，与杨开衅；民国十四年朱派人赴赣煽惑军队响应奉军，当将奸细拿获云云。十年事本在孙中山政府管下，赣省所不能问，已电请馨远驳复。其十四年事馨远已电方督，请饬原告人证赴宁质讯矣。弟可痛斥如轩不应重提十年一案。盖赣与广东政府统系有别，如轩即投诚于赣，岂得再论粤事？如再蘸之妇不能告前夫之子不孝也。且如轩以朱淮为作乱犯上，在广东视之，如轩亦岂非叛将？而在云南视之，则曾经追逐袁氏者，孰非作乱犯上之人乎？展转穷诘，谁非有罪？应将此旨痛斥如轩，庶

案可速解。”故章氏此函，当乃其得知朱淮已被押解前往南京，情形危急时，再次致书李根源所提出的应急对策。

印泉老弟左右：

前寄赵大将军园额，约已七日，未接覆信，究竟曾受到否？近杨春绿来言：复旦学校与李经芳<sup>④</sup>争地事，曾作一《节略》，属老弟手致馨远。馨远近在徐州，《节略》曾交否？春绿并欲吾作书启告当局。如《节略》未递，或递后彼尚未见，则作书宜缓。特此函询，望即答复。

麟 七月八日

印泉、干卿<sup>⑤</sup>两兄同鉴：

顷有河南陈德乘嘉异，热心国事，由黄陂、敬舆、固卿<sup>⑥</sup>派赶来沪，接洽兹事。阙返津过苏，求与公等相见一谈。陈君在辛亥倡议时，曾在沈幼岚<sup>⑦</sup>幕府充秘书长，想与干公亦曾相识也。特书介绍。即颂起居万福。

章炳麟 七月九日

按：以上二函系隔日寄出。《信》文中第六十七通为（1926年）五月七日，第六十八通为八月十日。则以上三函即为此段时间内章氏所书。

印泉老弟左右：

尹君归，属带致一函，并墓碑、亭额，计已答及。太夫人传、志及碑，已有仲仁<sup>⑧</sup>诸君撰次，兹但作诔一篇。文虽不能工，要引申（原抄作“伸”，旁圈改为“申”）孙少元<sup>⑨</sup>文之意，想九原有知，或以为不失其意也。诔稿写上，望即答入。此问礼中，请謚不具。

炳麟 十一月三十日

按：此函书于1927年，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来函（《信》七十一）之后。是年三月初九日，李根源先生之母阙氏因颈部旧疾并发黄疸去世。李氏因此不出吴县境一步，“终岁居山守灵读礼”<sup>⑩</sup>，后又在穹窿小王山守墓尽孝。章太炎曾与李根源金兰结交，撰写诔文自然义不容辞。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函中，章氏亦有“弟以纯孝之思，未葬不归内寝；借居山寺，以为垂室。当今书礼如弟者，曾有几人。守此不愆，可以挽颓俗矣。墓碑亭仓猝写就，篆（《信》文“篆”均误为“蒙”，如将“篆盖”误作“蒙盖”）虽不工，亦可用得。墓志等稿，尹君未及寄到。待寄到后，自当勉力”之语。另外，苏州博物馆藏抄本中此札后又有拖尾一段，亦为《信》七十一所无，曰：“正作此书，家传、碑志已寄到，文以松岑为之而（疑当为“耳”）。而少元丈所作墓碑，独能道太夫人之志。既有事据，可勉竭才力，步诸公后尘，请限半月，麟又白。”

印泉老弟足下：

少元先生来，知病已大瘳。斯时慎起居、节饮食，最为要著。出院后尤宜加意。躯体恢复，恐至少须半年。半年中勿以时事乱心，莳花啜茗以为扶养之具。少元先生处有理学书，不妨常阅。此亦可怡神适性者，校（当为“较”）之佛书，更不落空也。手肃即颂痊祉。

期 章炳麟 夏正三月十日

按：此函作于1928年。是年二月初二日，李根源为其母落葬小王山东麓，而此时他已背发疮痘数日。二月初五日病情加重，不得已返回苏城，在博习医院接受美国医生苏迈尔治疗。先后动手术七次，并接受苏迈尔、李广勋两位医师献血，始克转危为安（后李与二位医生还订兰结交）。章太炎在孙光庭赴沪时，得知李氏病情业已稳定，遂作此书。章氏在作此信同时，一并寄札致孙光庭先生，苏州博物馆藏抄本亦有钞录，其文曰：

少元仁丈左右：

晤后未通问讯，想已归苏。印泉病已大疗，想不数日定将出院也。往日以其神思太锐，故未直致一书，恐乱其意（原抄作“言”，旁圈改为“意”），致夜卧不安。今已无余患，故作一书致之。属题画卷，何时可到？此物应由丈直寄与我，“若于思则不愿与通也”。书此。敬问兴居万福。

期 章炳麟 夏正三月十日

印泉老弟左右：

得四日书，手虽无力，已能成字，喜可知也！背上空处用补皮法渐渐凑成，不久自合。弟此疾得起，真有天助。论其危急，则与炮弹逼身无异，今而后吾心慰矣！饮食自节，喜怒勿形，此为善后之道。从前豪兴，宜稍抑制也。此候痊安，并志庆祝。

期 章炳麟 五月七日

按：信中谆谆关切之语见于纸端，湛湛殷诚之心跃然眼前。此等章太炎，与鲁迅笔下以大勋章作扇坠，怒斥袁世凯的章太炎自是不同，别有一种人文情怀也。《信》文中谈及李氏此次大病者，起自《信》七十三，乃作于（1928年）二月十日，而《信》七十四则书于五月二十七日。则《信》又佚缺以上二函。

印泉老弟左右：

来时仅得一面。闻归装甚急，想亦知诸子无所与言也。吾近亦觉上海可厌，盖往来人士，有书卷气者绝少耳。苏州文化，毕竟未衰。前数年颇愿移家，匆匆未就。今时局推迁，攬（“扼”）我者已不如前之甚，此志又复发矣。其有屋宇稍宽、可赁可典者，万望为我物色，并以是语潘子景郑。耳目众多，

庶得惬意之地，菟裘宿愿，或者可果。专肃即问起居万福。

炳麟白

按：此信未书时间。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<sup>①</sup>下册载：李根源介绍潘承弼入章门下，约在1930年4月，而章氏正式由沪迁居苏州，则在1934年秋8月间。估计此函写作时间，当在1933年前后。此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：苏州是章太炎学术生涯和生命历程的最后驿站，通过此信可以知道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并非一时之念，乃其长久心愿；而苏州淳厚的人文环境，正是令其心仪、促其到来的原因。此函是全册中所录最后一通章氏来信。

在章太炎最后一封来信之后，钞本内另录章氏文字一篇，曰《跋表忠观碑》，文字如下：

右钱文端所摹《表忠观碑》，予得之长沙。去夏移居苏州，友人钱梓楚，吴越王裔也，暇时出是卷示之，遂以赠焉。宋人持论，只以吴、越不抗中朝为美。世变境迁，此事亦无定论。要其怀休士民，隄鄣江海，功德至今不泯，宜其昆嗣繁衍，遍满东南诸郡也。梓楚以为然耶。民国廿四年八月

章炳麟识

按：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1935年章氏著作系年目录中，有“《跋表忠观碑》（1935年9月，据《太炎先生著述目录补遗》；《制言》第三十六期，未见）”字样，则此文以前未见全豹。太炎先生撰写此文时，已移居吴下整整一年，而十个月后他就因鼻疾于锦帆路五十号寓中去世了。

众所周知，李根源（1879—1965），云南腾冲县人，光绪二十四年永昌府秀才，曾留学日本振武学堂及陆军士官学校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。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，与朱德有师生之谊。辛亥革命中积极响应，发动新军起义。并先后参与讨袁、护法斗争。1922至192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与代总理。1927年息影苏州。在苏州的十年间，他致力于国故的整理和文物的保护，曾踏遍太

湖畔青山秀水，作了大量实地考察和调查取证，并钩沉古籍文献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吴郡西山访古记》。他还同曹允源、张仲仁、王謇等人倾注大量心血、斟酌损益，编纂出版了民国版《吴县志》，所谓得“李绅印泉之力为多”<sup>⑫</sup>是也。为苏州悠久文化的传承和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李根源先生及其夫人马树兰女士的墓冢也安卧在姑苏城外群峦拱护、翥凤惊鸿的小王山松海之中。同样，章太炎在定居苏州后，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，亲自主讲，“四方有志之士，争往就学，弦歌雅颂，一时称盛”，<sup>⑬</sup>培养了大批学者人才。太炎先生及门弟子朱季海先生今犹健在，他常至苏州博物馆阅书，亦曾多次谈及当年在师门中侍学、交游的种种故事，令人追想当日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之盛，徒羡不已。

以上二位名人都与苏州结下过不解之缘。因此，笔者愿作此续貂短文，庶几既可作为《信》文的拾遗补缺，完善增备，又可为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仁人提供些微裨益之资。不妥之处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
注：

①杨文恺（1883—1965）字建章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。曾随孙传芳入闽，1925年任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，1926年任农商部总长。

②孙传芳（1885--1935）字馨远。孙与李根源、阎锡山、何澄（亚农）等均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同学。

③方本仁（1880--1957）字耀亭。时任江西督军。

④李经方（1855—1934）又名经芳。字伯行。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之子，后过继为鸿章嗣子。曾驻欧、日使馆多年，并充鸿章秘书及翻译。甲午战后，为钦差会议大臣，签订割让台湾的《马关条约》。入民国后鼓吹复辟。

⑤陆荣廷（1856—1928）字干卿。武昌起义后宣布广西独立，举广西巡抚沈秉堃为广西都督。后被排挤，晚岁居于苏州。

⑥黎元洪（1856—1928）湖北黄陂人。

张绍曾（1879—1928）字敬舆。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1922年任陆军部总长。次年任国务总理。因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统一，为总统曹锟所忌，被迫去职。后遇刺身亡。

徐绍桢（1861—1936）字固卿。曾赴日考察军事。重用革命党人熊成基、柏文蔚等人。辛亥后，曾任江浙联军总司令、南京卫戍总督、参谋总长、广州卫戍总司令、广东省长兼内政部长。

⑦沈秉堃（？—1913）字幼岚。武昌起义后任广西都督。因受陆荣廷排挤，旋任南京留守府高等顾问等职。

⑧张一麐（1867—1943）字仲仁。

⑨孙光庭（1863—1943）字少元。李根源先生之师。

⑩见《雪生年录》卷三。

⑪汤志钧编，中华书局1979年初版。

⑫《吴县志》序言。

⑬章念驰编：《章太炎生平与学术》页四十一，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州博物馆

跋表忠觀碑

右錢文端所摹表忠觀碑予得之長沙去夏移居蘇州友人  
錢梓楚吳越王裔也暇時出是卷示之遂以贈焉宋人持論  
祇以吳越不抗中朝為美世變境遷此事亦無足論要其懷  
休士民隄鄣江海功德至今不泯宜其昆嗣繁衍徧滿東南  
諸郡也梓楚以為然耶民國廿四年八月章炳麟識

章太炎致李根源的书札（文见P231）